

此生只为越剧有 质本洁来还洁去

——越剧大师袁雪芬的艺术人生

许晓青 孙丽萍

2月19日,89岁高龄的一代越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在上海驾鹤仙去。消息传来,上海戏曲界一片伤感。越剧工作者、戏迷纷纷在网上留言,追忆大师的精湛技艺和高洁操守,祝福她一路走好。

11岁开始学戏,从此袁雪芬与越剧耳鬓厮磨了七十余载。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她不仅为中国越剧留下了越剧改革的顶峰之作《祥林嫂》,以及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还留下了“韵味醇厚、委婉缠绵”的“袁派”唱腔。

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中国越剧发展史。她那高洁的艺术操守,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清清白白做人”

1922年,袁雪芬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省嵊县的杜山村。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时常告诫女儿“自轻则后人必轻之”。袁雪芬对此一直铭记于心,入行之后还从中提炼出“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格言。1965年,著名导演谢晋根据袁雪芬等“越剧十姐妹”的真实故事拍摄了影片《舞台姐妹》,其中一句台词“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正是引用自袁雪芬。

袁雪芬的辞世,令新老戏迷痛心疾首。“戏好,人品更好”,这是社会各界对她的评价。

“做人要做好人,戏也要演好戏;先是做人,然后才是演戏。”袁雪芬弟子金彩凤回忆,老师生前一直把“清清白白做人”放在很高的位置。金彩凤说:“旧时上海滩,角儿一旦红了,应酬多,诱惑多,但袁老师为人正派,谢绝各种堂会和应酬。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戏曲后辈而言,都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在上海戏曲界,几乎人人皆知,袁雪芬的性格是“绝不随波逐



袁雪芬(左)和范瑞娟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资料照片)

流”。旧时戏曲行当时兴女演员“拜干爹、干妈”、唱堂会,靠各种势力走红,袁雪芬不为所动。相反,她穿青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

知情人士回忆,袁雪芬早年还曾拒绝宋美龄等权贵、名人的堂会邀约,甚至谢绝出演《坐楼杀惜》中的反面角色“阎婆惜”。据上海新闻界资深记者追忆,直至多年以后,当袁雪芬主持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评选时,她依然以“清白做人”为座右铭,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公开谢绝一切“走后门”行为,以秉持评选的公正性。

“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映射出一代越剧大师的人生、戏品、人品,它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戏曲界的传承者,并将继续潜移默化更多的梨园“后来人”。

“认认真真演戏”

1949年,袁雪芬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出席开国大典。这是对她艺术生涯的一次肯定。

袁雪芬的一生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她灌录过第一张女子越剧唱片,参与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她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她是越剧迷心目中永



袁雪芬在越剧《西厢记》(左)、《祥林嫂》(右)中的剧照。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恒的“祝英台”“崔莺莺”“祥林嫂”……

“唱戏,对她来说,就是‘认真’二字。”越剧名家傅全香曾回忆,无论大小演出,袁雪芬总是最早一批到后台,根本没有名角的架子。开场前半小时,她往往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上去表情凝重。后来,有好奇的晚辈问袁雪芬,才明白原来那是袁老师在酝酿演出情绪。

袁雪芬的弟子华怡菁告诉记者,越剧的故事,大多是悲剧,袁老师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每个角色,靠的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戏、每一句唱、每一个表情。就是这“认

真”两个字,越剧后辈要学一辈子还不够。

1953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合作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该片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永恒经典。她还主持编纂了《越剧舞台艺术》、《越剧艺术论》等理论著作,填补了中国越剧理论领域的空白。

2008年2月,袁雪芬当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

“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

“话剧和昆曲,是越剧改革的

“奶娘”。袁雪芬生前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改革与创新。

上世纪40年代,包括袁雪芬在内的“越剧十姐妹”发起越剧改革,改造越剧旧戏班制度,把崭新的舞台演出形式引入越剧。上海滩的怪怪陆离并没有令袁雪芬迷失,相反她在中西混杂的文化环境中,萌生出改革越剧的大胆念头。她通过观摩昆曲、京剧、话剧、电影等“偷师”学艺,设想出“运用话剧编、导、美、演改造越剧”的宏伟蓝图。袁雪芬将自己十分之九的薪水拿出来,聘请编导、舞美等,共襄改革之举。

在推动越剧改革的过程中,袁雪芬向话剧和昆曲学习,不断有所创造。在排演《香妃》时,她发明了如泣如诉的哭腔“尺调”。在逐步完善后,“尺调”成为越剧的主调。“尺调”的出现,使越剧出现了丝弦、流水等各种板式。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袁雪芬向话剧和昆曲学习,不断有所创造。在排演《香妃》时,她发明了如泣如诉的哭腔“尺调”。在逐步完善后,“尺调”成为越剧的主调。“尺调”的出现,使越剧出现了丝弦、流水等各种板式。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1946年5月,袁雪芬把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轰动一时,受到田汉、许广平、欧阳山尊、白杨等进步人士的称赞,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但在当时,越剧改革惹怒了反动势力,有人向袁雪芬扔粪包,有人拿枪威胁她。袁雪芬为此不得不“暂时告别舞台”,但她丝毫不向恶势力低头。鲁迅夫人许广平曾称赞袁雪芬是“中国有灵魂的好女儿、热诚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

上世纪80年代,袁雪芬曾赋诗:“堪叹柳絮随花落,惟愿香雪竞争妍。”步入暮年的她,依然惦记着越剧的改革与创新。

“此生只为越剧有,质本洁来还洁去。”戏迷们把袁雪芬比作一株凌寒开放的梅花,赞颂其对越剧事业矢志不渝、一往情深。

“一生只为越剧有”

“袁老师一路走好。”2月19日夜,获悉袁雪芬去世的消息,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在网上发出了“沉痛哀悼袁雪芬老师离世”的帖子。帖子里,白玫瑰和百合组成的“心形花圈”寄托了人们的哀思。

袁雪芬是中国戏曲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毕生努力推动越剧改革和人才培养。她早年演出《祝福》,以戏曲为武器,投身革命,这种胆识和勇气在戏剧界中可以说是极其突出的。”上海京剧艺术中心总裁孙永亮追忆这位戏曲界的老前辈,连称“令人敬仰”。

“戏迷”们也在网上纷纷留言怀念袁老师。网友“茅家十四赛公子”留言说:“袁老引领越剧走向戏曲第二大剧种,功不可没。一生只为越剧有,向大师致敬。沉痛哀悼。”网友“老先生”说:“她(袁雪芬)的逝世是越剧艺术的一大损失。”

据了解,袁雪芬的追悼仪式将于2月25日在上海举行。袁雪芬的长子郑海芽说,母亲一生践行“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原则,希望安静地离去,因此在家中设立了简朴的灵堂,追悼仪式也将从简。老人的骨灰将撒入黄浦江。(综合新华社稿件)

经常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

日前,记者接连听到了来自音乐产业的两个消息,一坏一好。坏消息是:成立仅6年的广东音像协会因难以以为继而注销了;好消息是:中国音乐在法国戛纳第45届国际音乐博览会(MIDEM)上大放异彩,两支中国少数民族乐队在MIDEM上一亮相即受青睐,签下国际订单。

这两条消息之间虽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通过对参加第45届国际音乐博览会的一些国内音乐界人士的采访,以及对整个展会的观察,记者还是从中感觉到了音乐行业一些经营理念 and 方式的变化。音乐产业触底之后的反弹,也许即将展开。

萎缩,下滑

传统音乐产业的噩梦,大致始于2004年。从那时候开始,随着以网络音乐、手机下载为代表的数字音乐的崛起,音乐产业原有的“生产—消费”模式被颠覆,人们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并下载免费音乐,传统的音乐载体光盘的销量一落千丈,大批门店关门歇业。以广东为例,音像零售店仅2007年一年就减少了400余家;而该市白云区原有120家音像零售店,目前还在营业的已不到10家。在经历了门店关门歇业、原创作品严重萎缩之后,现在连广东音像协会也不复存在了。中国音乐产业最大的产品集散地——广东,在音像业崛起时风起云涌,在产业衰败时轰然跌落。

原广东音像协会秘书长李献民在给记者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广东音像协会已于2010年12月31日注销,并停止一切对外业务活动。”李献民解释说,2009年11月,广东省政府继工商管理下放属地管理后,决定“下放实施音像制品批发单位的设立、变更和审批,行政审批给地级以上市政府”。由于工商管理和许可证管理的下放,作为省级行业协会就面临没有相关行业、企业的境

地。加上盗版多年来对正版音像业的侵害,音像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被迫转行或破产,这使得协会会员数量减少、会费收入随之减少。2010年,协会只有25个单位交纳会费,而《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规定,行业协会必须有50个以上的同行业经济组织入会。协会会员少于法定的数量,现有资金和收入无法维持协会正常开支,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开展工作,只能无奈注销。

“现在全国其他省市的音像行业协会日子也不好过,估计不久之后也会步广东的后尘。”李献民说。

原创,原创

前不久,乔羽、谷建芬等13位音乐家联名发出维权声明,要求商业形式使用其作品,必须得到授权并支付报酬。中国音像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炬认为,这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网络对音乐产业的冲击,首当其冲是发行受影响。发行最敏锐地感受到唱片销售的变化,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出版制作。音乐出版制作的萎缩,致使上游的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词曲作者和演唱者接不到委约。没有出版社和唱片公司投资制作,再好的作品也只能锁在抽屉里。王炬认为,词曲作家的维权少,多是声明直接反映的是词曲作家对音乐产业的失望,“没有音乐产业,就没有音乐家的市场”。

在传统音像制品受挫之后,人们寄希望于数字发行。“音乐产业的数字发行是大势所趋,但经过这些年的探索,还是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成熟的、普遍适用的商业模式,一直没有出现。”王炬对记者表示。

王炬认为,在“创作开发—出版制作—发行销售”这条产业链上,下游的发行最先受挫,传统发行的数字发行是发行无利可图,市场软弱无力,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上一环节的出版制作。批发零售大片关门,音像出版社纷纷转行,唱片公司接连倒闭,光盘生产商接不到订单,词曲作家、演唱者也门前冷落。即便热闹的网络音乐,你方唱罢我登场,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天。优秀的创作表演人才逐渐流失,即使出了好的作品,也挣不到钱。没有人会干赔本的买卖,投资者的望

而却步,加剧了人才的流失。

“原创是音乐产业的根,但现在我们的根基很薄弱,具有很强艺术性的好作品不见了,多的是网络上那些口水歌。”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总裁许晓峰说。正是因为好歌难求,所以许晓峰很看重有创作能力的歌手和乐队。此次在法国戛纳大放异彩的两支中国少数民族乐队——山人乐队和哈雅乐团就来自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而他们演唱的曲目都是原创的。

李献民对原创的不足也是深有感触。他说:“2011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播的一台晚会上,一大帮老年人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真让我听得很难受。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又听到了什么好歌呢?”

困惑,难题

传统音乐衰败了,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数字音乐,为什么也没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许晓峰谈了自己的看法:无线音乐曾经让业内人士看到过希望,但音乐公司与移动通讯公司相比太弱势了,无法与对方平起平坐,拿不到真实的数据,继而无法获得自己应得的收益。据统计,2010年移动公司从无线音乐板块获得的利润应该有200亿元,可音乐公司分得的还不到10亿元。再者我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从互联网上下载免费音乐。音乐公司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状,不想向消费者要钱了,唯一希望的是他们能下载正版的作品,这样正版音乐商至少能获得一些广告费。但某知名搜索引擎不链接正版音乐作品而将链接指向盗版,即便是业界人士不断呼吁也没有效果。“它依靠音乐搜索带来的广告赚了钱,虽然不是盗版商,却是销赃商。”许晓峰说。

中国音乐产业,能否触底反弹?

本报记者 白炜



MIDEM外现场景依旧,但内核正在发生变化,数字音乐已开始唱主角。

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副总经理臧彦彬曾认为成品出口或许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低迷销售,但现在成品出口也遇到了问题。臧彦彬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推出了一个制作精良的大部头作品《民乐典藏》(22张CD),希望打入国际市场。但按照国内目前的政策,成品出口只能通过国内一家指定的公司进行,这样运作起来很不方便。他呼吁国家放宽成品出口条件,让有条件的大公司也能获得出口权。“这样推广中国的文化产品会便捷得多。”他说。

成立仅5年的北京无限星空音乐有限公司是家民营企业。尽管公司在数字音乐方面发展顺利,但该公司总经理唐月明也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我们这类的音乐公司获得融资是很难的。无限星空音乐成立5年了,至今负债为零,一些经济学原理告诉我这是不正常的。电影版权可以做质押,我们的音乐版权却不可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这样公司一定能够获得更快的发展。”唐月明对记者说。

对于音乐行业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和难题,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副司长朱启会认为,没有人离开音乐,就像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熟悉的曲目。但实际上,音乐产业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音乐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对音乐的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音乐常常被定位为娱乐,仿佛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让人们无法产生付费的想法。比如说空气,非常重要,人人都离不开,但在人们的心目中空气就是免费的,没人在意其价值。原创不受重视、版权保护不力、产业链上问题不少等,恐怕都与上述原因有关。”朱启会说。

机会,机遇

尽管面临着原创不足、终端市场萎缩、版权保护不力等各种问题,但没有人认为音乐产业将一蹶不振。

此次赴法国参加音乐盛会的几家中国企业遇到的情况更是让人看到了音乐产业东山再起的

希望。

北京无限星空音乐有限公司在5年时间里,营业额以平均每年100%的速度递增。“无限星空主要从事音乐的数字发行,每年都是赚钱的,我认为数字音乐市场还有很多机会,我有信心做得更好。”唐月明告诉记者,数字音乐发行和传统音乐发行有很大不同,可能一首歌就能让你活得很好。这几年他每年都抓一个主打产品。最初成立自己的公司是看好《吉祥三宝》这首歌,与中国移动等合作做它的数字发行,尝到了甜头。紧接着,他又签下歌曲《神话》的数字发行权。2009年依靠“纵贯线”。2010年是虎年,他提前签下小虎队取得的数字发行权。这些举措都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现在,音乐产业的经营一定要多元化,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卖唱片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了。我认为,音乐产业应该向各个领域渗透,除了做数字发行,还要做电影主题曲、大型活动的现场演出、艺人代言等。我们现在涉足音乐制作、数字发行、版权代理、艺人经纪、现场演出、衍生产品等,范围很广。比如2010年,我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了无线星空音乐节,今年还会继续做。”唐月明说。

许晓峰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尽管深圳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去年5月才挂牌,但在2011年实现赢利应该没有问题。”目前,该基地旗下的水木年华、山人乐队也将下自己代言的产品,他们也将与爱国者公司合作进行后产品的开发,并继续运作音乐节。“我的目标是:每年能做20个音乐节,能带领两到三支乐队走向国门,推广100首制作精良的歌曲。”许晓峰告诉记者,他心里更长远的目标是,把深圳基地打造成“中国独立音乐的配送中心”。

十几年前的中国电影产业也曾面临类似如今音乐产业的窘境,但没料到电影业很快就发起了绝地反击,如今已笑满百亿票房。那么,谁又敢断言,几年或者十几年后,音乐产业不是下一个电影产业呢?